我的故事，她来插图

■易境均

两情相悦

前段日子，妻子单位组织爱国主义诵读比赛，她诵读了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我当时在连队当指导员，连长又没在，单位事务多无暇关注，只知道她日夜勤练。不久，她传来一张相片，告诉我她得了诵读比赛的第一名。

我惊讶不已。妻子性情内敛，比赛活动通常只是简单参与，很少有过人表现。后来听她同事讲起才知道，比赛中她读了一阵，便眼眶泛泪，那份难舍家国挚爱的哀婉之情，虽不激昂，却震撼人心，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找出《与妻书》的文本来读，看到“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这样的句子，想象着她诵书而泣的情景，心中久久难平。

回想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在上学。我是清华大学的国防生，她在厦门大学读书，一开始便是异地恋。有一天，她来北京看我，我们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忽然天降大雨，我们买了把伞，踩着凉鞋在雨中踱步，不顾周围行人的匆匆疾行。我们脚步默契，像军人般整齐铿锵。她忽然哼起我教她的《强军战歌》，我们便一同在雨中唱起来。风雨缠绵，我们的歌声也渐渐响亮，仿佛天地间只有我们两人。她开心极了，脚步渐欢，水花溅上裤脚也毫不在意。那时我便认定了，她是个可爱至极的姑娘，我们彼此能够倾吐理想，托付一生。

这一认定便是9年光阴。这9年里，我们多为异地相恋。我与妻子皆不善于用言语表情达意，因此，在无法以拥抱和日常的相处相互慰藉的日子，只好多在精神的互动中收获情感的满足，撰文、作画传情示爱。

我的妻子常以恬淡待人，很少有激烈的情绪，却会为我创作的小说里人物的命运遭遇而或喜或怒。我们少有的几次吵架，竟都是因为我对故事的主人公过于苛刻或不能安排出恰当的结局。虽是如此，她却仍是我的忠实受众和“头号粉丝”，她说，自己从我这里得到过的最大褒奖是曾邀请她为小说里的人物起个可爱的名字。她不甘心只是对我的文字品评一二，特地拜师学了绘画，尝试以画作来应和我的写作。她曾凭借我文章中的见闻、情绪，创作几幅素描或水彩画回赠于我。寥寥几笔，彩墨铺陈，我知道，她懂我。

当我远赴西北戈壁工作时，为了抚慰她，我曾经每天为她创作一篇睡前故事，这习惯坚持了一年多，她竟也不辞辛苦地为每一篇故事配上一幅画。后来在我们的婚礼上，她唯一的要求是将我为她创作的400余个睡前故事以及她为故事所配的画作，制成卡片，赠予宾客，作为我们爱情的见证。

即便今天即时通信已如此发达，我们仍长期保持着通信的习惯。在遭遇困境或是面临抉择的时刻，我们都会收到对方的一纸信笺，或吐露衷肠，或提些中肯建议。我们逐渐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观念：在那张朴实无华的信纸上，哪怕用油墨书写的是只言片语，也能表达出一种可贵的重视和深沉的关怀。

妻子的字体兼具苍劲与娟秀，我常常暗自羡慕。我虽字迹不佳，却也无心习练。有次她利用两月余的时间制作了两本字帖，亲笔书写，合纸装订，叫我拓着她的字练习，感受她的情思，会更有长进的动力。她竟拿爱情“绑架”于我，使我受宠若惊。我将两本字帖悉心保存，至今也不舍得在这份饱含爱意的礼物上写上一笔。

我们还曾一起写诗，我写一句，她写一句。例如，“*她爱看，晨光前后/世界不同的面貌/而黄昏，以及路过的风/带不来希望和依靠/昨夜，她梦见百年后青丝还鬓角/为这梦，她清晨含笑。*”你一言我一语，起初只是闹着玩，后来竟也有些意趣。我本不懂写诗，那时我在某舟桥旅当实习排长，竟在思念的“蛊惑”下，写出一部小小的诗集。爱情真会使人变化。

如今，我俩的默契已在时间的长河里洗练凝结，能将最复杂纠结的沟通以三两语句消弭于点头意会中，甚至兴致爱好也已经融为一炉。金庸先生逝世时，我们均是感慨良多，两人整个午后在咖啡馆里互诉“武侠梦”，如知己般相互宽慰。我嗜好读书，搬家由妻子一手操办，她为家里购置的第一件家具便是一架宽大厚重的书柜。她搜罗整理，把我多年的藏书都摆了上去。那些书里有我的批注和笔记，她时而翻开来瞧瞧，或发信息问我批注背后的“玄机妙义”，闲暇时光恍然间度过，便如有我在身旁陪伴。

我的妻子全名叫赵可欣，我常叫她“老赵”，是效仿钱钟书先生将他的妻子杨绛唤作“杨先生”，表达既敬且爱，情意端正而充沛。多年来，她与我相爱甚笃，无论何时都全身心支持我，即便我身处戈壁，无暇照顾她，也未曾感受过她的凄怨不满。如今我们已是恩爱并存，水乳难分。

朋友们常说我们的爱情缺少烟火气，仿佛生活的琐碎与人性的脆弱都不曾侵害它的纯洁真挚。我们俩虽相隔千里，却总像氤氲在诗情画意里一般，尽得人间美好。人生长路，有人愿在追求理想与事业的道路上同你相知相伴，实是生平可慰。

（谌　睿整理）

题图制作：孙　鑫

家常话

甜甜的爱

■李贝贝

从姥爷家出门右拐，步行大约10分钟，有一家早餐店。早餐店的店面不大，开了很多年，姥爷经常去光顾。他常点的是一碗豆腐脑，放一大勺白糖。后来，姥爷因为生病，腿脚不似从前利索，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要一点一点拄着拐杖慢慢走，花40分钟的时间才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豆腐脑。妈妈曾提出用餐盒把豆腐脑给姥爷带回来，被姥爷拒绝。我知道姥爷的“秘密”，家里人老是劝他少吃糖，可他总是悄悄告诉我：“喝豆腐脑得加糖才好喝，要加上一大勺。”

听妈妈说，2012年我参军入伍，可把姥爷高兴坏了。逢人便说：“我外孙女，是女兵，可优秀着呢！”姥爷一直有军人情结，在他的眼里，穿上军装，无比光荣。家里参军的人不少，谁哪一年参军、哪一年立功受奖，姥爷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女兵，姥爷对我多一些偏爱。他常说：“姥爷心疼你，知道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咱要吃得了苦，埋下身子，踏实干。”他的话，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2015年我第一次休假回家过年。初二一大早，我去给姥爷拜年。“你今天怎么没穿军装过来啊？姥爷还没看过你穿军装呢。”我拗不过姥爷，只好急匆匆跑回家换上军装。姥爷见到穿上军装的我回来，满是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穿军装就是精神，好看。”

2017年，我休假回家。到家的第二天，姥爷一大早就过来敲门。他大声说着：“你们还没吃早饭吧，快，趁热喝豆腐脑。”我喝到最后，看见碗底还留着一层没化开的白砂糖，虽然丝丝甜意留于唇边，心里却五味杂陈。姥爷年龄大了，走得很慢，他一定是起了个大早，顶着寒风去买的豆腐脑。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姥爷因为肺病，住了两周的医院。再加上姥爷本身有高血压，之后身体就大不如从前。第二年年底，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姥爷，要回家陪他过年，陪他去喝豆腐脑，他就永远离开了我。那年，我代表单位参加南部战区陆军知识竞赛并获得冠军，并于年底荣立了个人三等功。锣鼓声中喜报送到家里，气氛异常热闹。我的眼睛酸酸的，在心里不停地想：“要是姥爷能看到，他肯定会大声地说，看我外孙女，可优秀着呢！”

回单位的前一天，我穿上军装，戴好军帽，去了姥爷经常去的那家早餐店。我点了两碗豆腐脑，加了一大勺白糖，觉得不够，又加了一勺。大口大口地吃着豆腐脑，我感觉自己早已泪眼模糊，往日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80多岁的姥爷一大早就起床，拄着拐杖，花上40分钟的时间走到店里，慢慢悠悠地坐下来：“老板，一碗豆腐脑，加一大勺糖。”

无论何时何地，吃上一碗豆腐脑，再加上一大勺白砂糖，我知道，自己就能清晰地记得那份甜甜的、浓浓的爱。

“完美”军哥的缺憾

■孔昭凤

因为文字，我与海军军官宏韬相识，他与我的儿子年纪相仿。2017年5月，我们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军人家庭”同版刊发；同年7月，我们的文章在《军嫂》杂志同一期发表。交流后才发现，我们不仅同为辽宁老乡，他还曾在我工作过的陆军特战学院在职培训了一年，是正宗的战友加校友。

我们在广州首次见面之后，逐渐有了更多交流。戎装在身时，他是英俊威武的军人；周末换上便装，又变成了“时尚潮男”。每年休假，宏韬会陪母亲外出旅行一次，他为母亲拍摄的照片还做了某杂志的封面。比武、演讲、摄影，他样样出类拔萃，我好奇怎么会有这样完美的人。

2018年，我的一篇文章需要配一幅实物图，不会拍照的我向宏韬求助。他接到我的电话时爽朗地笑道：“您是‘千里眼’吗？我已经出差在外两个月了，这才刚出广州站就接到您的电话。我存好行李，马上去找您。”一个小时后，他不顾旅途的疲惫来到我家，进门就对光、构图、拍照……最后见报的那张照片，是从他用了一个半小时拍的几十张照片中选取的一张。

其实，那天拍照进展并不顺利。期间，宏韬曾十余次接到他父亲的电话，从他们的对话中，我了解到：他父亲因违章停车，被交警抄牌拖车，于是便求助宏韬出面找人解决。我也是一个兵妈妈，为了孩子能安心驻守营院，家里的事我对孩子历来报喜不报忧，可宏韬的父亲却把军人儿子当成了无所不能的靠山。

可是，宏韬在接电话时不气、不恼，一遍又一遍地给父亲普及交通规则和法律常识，反复建议父亲带足钱去相关部门接受处罚。电话那头的父亲对宏韬的规劝很不满，没完没了地责备、埋怨。宏韬则不厌其烦地予以解释和安抚。拍摄结束后，宏韬无奈地对我说：“我身边的许多战友，可以从父亲那里得到父爱，可我儿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父亲不再跟母亲吵架。当他们吵散以后，我又期盼他别再惹事。可是，他一直状况百出，每做错一件事，我都要花费很多精力去解决。”

那一刻，我看到了这个大男孩生命里的缺憾。不是每个家庭都幸福温馨，也不是每对父母都是尽善尽美。宏韬看出了我的担心，他耸耸肩安慰我：“我爸爸做事儿‘不靠谱’……但还好把我生得这么英俊帅气！”宏韬的豁达与乐观令我敬佩。从那天起，我实实在在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去疼爱。当他走出我家的那一刹那，我很想张开臂膀给他一个母亲的拥抱，却觉得自己的胸怀实在不够宽广，不足以拥住高大伟岸的他。

他走后，我在电话里安慰他。他回我：“和父亲相处，是我人生的必选题，我必须逐一认真作答。无法回避，无处躲闪，不能推诿，不能摒弃……因为我是爸爸唯一的孩子。”

宏韬告诉我，他特别感谢母亲给他的正确指引，让他在青春的好时光里走进海军特战队淬火成钢。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战友们给予了他如父如兄的温情，弥补了他成长中缺失的父爱。如今的他，不仅想在强军路上做一个砥砺前行的追梦者，还要让自己足够强大到可以给未来妻儿一个幸福温馨的家。

家人

上图：10月4日，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的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干事陈兴，在返回单位的列车上收获“意外惊喜”：妻子带着儿子在列车中途某站上车，迎接陈兴归来。　**张　淦**摄

右图：10月3日，第80集团军某陆航旅飞行员周锐圆满完成阅兵任务凯旋，他的妻子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　**杨伦欢**摄

家事

诺言的伙伴

■谷永敏　徐　杨

看到女儿诺言把养着的泥鳅放归小溪，陆军某工程维护团四级军士长张发欣慰地笑了。

说起这些泥鳅，张发不免有些心酸。一次巡逻，张发在小溪里捉了一条泥鳅送给诺言。看到泥鳅活蹦乱跳的样子，诺言的眼睛里写满好奇。从那时起，泥鳅成了诺言在大山里为数不多的“玩伴”。

张发一家守护这座哨所已有9个年头。9年前，张发和妻子董晓丽结婚后不久，两人就走进了这片大山，成了这座哨所和大山的守护者。

哨所有些偏远，去最近的村子要走上大半个小时。一面国旗、一条小道、一座营房，便是这个家的全部。

张发夫妇进山后的第3年，女儿诺言出生了，她犹如张开双翅的百灵鸟，翩翩飞入这寂静的山林。婴儿的啼哭声为大山注入了一丝喧嚣，张发说：“大山活起来了，有声音了。”

保养设备、防火巡逻……守山护哨的工作周而复始，巡逻是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每次巡逻回来，张发喜欢用自己的脸蹭蹭诺言的小脸蛋儿，看着诺言“咯咯”笑，张发心里也乐开了花。

大山的孤寂如影随形，对成年人如此，对孩童更是如此。张发巡逻回来的路上，有条小溪产泥鳅，他就时不时抓一条给诺言。原本是想给诺言缓解下孤单，可是看到诺言整天围着泥鳅转，张发和妻子又有点着急，甚至想趁着女儿不注意，把泥鳅扔掉。可是扔了又怎样呢？也只能给诺言增添一份孤独。

那些带回来的泥鳅，拇指粗细，通体发黄带黑斑。之前诺言觉得装泥鳅的瓶子太小，张发又用5升的大瓶子重新给泥鳅做了个“新家”，看到泥鳅游得更欢快了，诺言的笑容也多了。

哨所的日子安静却不平淡。有一年，一场特大洪水袭扰了哨所所在山区。屋外下着瓢泼大雨，雨水顺着屋檐流淌下来，不一会儿就聚集到小腿处。张发疏浚了哨所周围的排洪沟后，便立即动身前往地方救灾，妻子和诺言在断水断电、没有信号的哨所里等待他回家。

那天，诺言抱着养泥鳅的瓶子嚎啕大哭。张发安慰道：“别害怕，先让小泥鳅陪你会儿，爸爸很快就能回来。”听到爸爸的话，诺言抹了抹眼泪不哭了，看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雨中。

诺言一天天长大，张发心里又打起了鼓：怎么女儿只笑却不常说话。村里有经验的老人说：“娃儿见的人太少了。”自此，张发到哪儿都要带着诺言。诺言走不动，张发便让她骑在自己的肩膀上。小孩打闹、老人拉呱，凡是有人有声音的地方，张发都往前凑。走到人迹罕至的路上，张发一会儿给诺言讲讲山花，一会儿给诺言唱唱山歌，尽量给诺言创造语言环境。时间久了，原本内向的张发把自己的语言能力锻炼上来了，还参加了团里组织的演讲比赛。张发进步了，诺言开口也多了，村里的小朋友也远道而来找诺言玩。

如今，诺言已经在县城的寄宿学校上学，有了一群玩耍的小伙伴和和蔼可亲的老师，性格也更加开朗了。周末一到家，诺言就向张发讲述学校发生的各种趣事，时不时跳一段学校学到的舞蹈。看到诺言笑得灿烂如花，张发心里宽慰了许多。

“现在还养小泥鳅吗？”一天，张发搂着诺言问。

诺言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说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小泥鳅还是在小溪里游得欢实！”

谢学梅绘